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元 文 類

(六)

蘇 天 爵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元 文 類

(六)

蘇天爵編

國學基本叢書

元文類卷之三十九

題跋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間乎物魅。一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媒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于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于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秦祠白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爲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爲司中。一爲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于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

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曰。言神既來而過去。以況君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況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媵。近于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于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八篇竝以神况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况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況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爲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託以伸己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辭而已。蓋與九篇不同。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旣爲作解題。而復驪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歌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趨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之心者。尙有味於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叩帝閣。爲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暎海橫雲。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鈞。洪纖厚薄無齊勻。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蠅龜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採蘭杜。靈修願。願復去。莫怨瑤臺神女妒。坎坎鼓。進芳醕。恥作蠻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迴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書貢仲章文臺後

吳澂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蹇澁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意。而後工且奇。噫。茲事微矣。名於唐者二。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鄧善之。袁伯長。俱掌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蔭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善者。相去萬萬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表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違。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商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書邢氏賢行

吳澂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率爲子。乳哺鞠育。同於己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于亦子之。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爲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數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減於于。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妒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絕嗣。爲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譽之聞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元明善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每悲之。及觀盧龍趙氏之譜。繼繼承承的然可考。蓋四百許年。十有三世矣。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盛烈。以永今垂。亦肖子哲孫。克衍其世。世爲之譜。乃能是蕃且大也。今夫天下之人。孰非大姓之苗裔哉。非大姓何以有氏於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爲之悲者。余於是譜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於其家而已也。

題書學纂要後

袁 袁

余既粹集書法。大略雖備。而古人工拙。則不在於此。因復思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故其體質高古。及至二王。始復大變。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法清婉。亦由接武六朝。餘風未散。至開元以後。乃務重濁。李北海專事奇崛。徐會稽全師禊序。至顏太師一變爲方整規矩。然平原畫贊。乃展逸少者耳。下及沈柳。各命新體。至楊李而極。逮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迹二王。故世所傳。澆化閣帖。猶不失古人意度者。以出於著故也。慶歷以來。唯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所祖襲。而古風蕩然。南渡而後。思陵大萃衆美。筋骨過婉。吳傅朋規倣孫過庭。姿媚傷妍。近世姜堯章迴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廊廟。蓋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又守竝脚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功巧。乃爲至妙。夫古人所以窮極絕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今去古既遠。重經喪亂。真蹟愈少。閣帖數行。價逾金玉。窮鄉學士。何由獲窺。加以傳模之餘。失真益甚。今世師閣本者。多尙肥美倣絳刻者。率務奇勁。苟

記憶所遺。本態呈露。致使學者訛以承訛。謬以襲謬。殊不知前乎千百載之先。崔蔡張鍾之徒。復何所做。像而爲之哉。良以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於豪端。起形模於象外。諸所具述。咸有其由。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爲盡美。老子曰。通乎一萬事畢。此之謂也。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小子其尙識之。

跋歐書皇甫誕碑本

袁桷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虞集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受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通河。會河間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余亦爲津吏。訶止食於逆旅之主人。未具。主人曰。起。公府有急逮至者。衆避長席予之。予更他席坐。察來者意甚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皆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歸治生。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吏。而又徵我曹。今道路府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得直。爲張令時。官有徵買。皆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賣所有者。指名卽受。賈書牘。期某日。以某物詣某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壯無狠鬪。卽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問。卽攝牘置案上。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

鄉里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鞠治。卽承罪謝去。以爲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鈞民爲訟。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爲己利。至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圃。令去。稍稍復來矣。旣而予憇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喝。皆依樹坐。久之。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戶小賦寡。力不足自致府者。忽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悉自致所賦。詣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鄉正里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旣迫。官疏不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寧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人濟南張希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爲堂邑人。作張君去思碑。因錄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爲監察御史。遷翰林待詔。今爲右司郎官。

書王贊善家傳後

虞集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祖。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于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求也。觀其受命于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者哉。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于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于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歷。頒正朔天下。知公妙于算術。遂舉以命之。公曰。歷法可知也。非明歷理。不足與共事。卽請留許公於旣退。而授時歷成。公曰。命南北爲歷學者。總古今歷法四十餘家。是歷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歷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微意。莫或識。

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情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公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書玄玄贅彙後

虞集

人之於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木之有華實也。時至氣應。感遇於事物之動。而發見焉。無所容其私心也。而以私心秉之者。則糾纏蕪穢。奇險僻陋狂妄之病。有不可勝計者焉。是故天下之文鮮矣。夫唯常爲於不得不爲。因其所當爲而道之。無一毫故爲之意。攫搶乎其間。則天下之至文。煥然著見。不可掩矣。而非知道不能也。何也。知道則無嬰兒女婦之見。而有天下後世之慮矣。以其有天下後世之慮也。故不得已於言而言。以其無嬰兒女婦之見也。故時寓於言。以自適其性情。一無累其客情浮氣之妄動。古之人之名世者。概出於此而已矣。而此其所存爲何在也。而謂有可媚嫉者。非知文者也。而況道乎。集於所謂文者。蓋嘗好而習之。人或曰。此爲詞章者也。於是不必言而強言之。以相長於一日。其自媿於中多矣。且夫身之所處。非深有交於物變之可愕者。而又生當太平之盛。從容優游於言語文字之間。不亦可乎。觀於玄玄贅彙。而三歎焉。玄玄贅彙者。龍虎山高士吳君玄初所爲詩文也。玄初服黃冠。以自隱。無所營於時。故無所爭於人。無所礙於物。交游天下之名士。詩文往來。皆一時之盛者。其言溫而肆。清而容。雜而不厭。無所迫於憂患。無所溺於宴安。直幾於道者之爲乎。蓋集聞之。玄初嘗爲雷空山先生學。先生臨川人。集幼時嘗得其老子莊子說而讀之。未盡解也。以請于吳幼清先生。先生曰。嘻。非孺子所

知也。後當知之。後十餘年。集來京師。見今翰林待制袁公伯長。作空山墓銘。而後歎曰。嗟夫。易老之相表裏久矣。世之知者或寡矣。孰允知之。而措諸辭。以示人者乎。今又十五年。思空山之高致。而不可見。乃於玄初焉。而見其傳緒之微矣。不然。玄初何以能若是也。集於是深有倣焉。故書而識之。君子庶有以諒其心也夫。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歎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遂今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聖上既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興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其懦。卒無以充其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

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經筵奏議彙後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院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澤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也。先帖木而忽都魯秃魯迷失。學士吳激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干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閻仲璋。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廿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滯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聞。其要格心而已。然

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慷慨切至於孟子之所謂夫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奏議。臺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題吳傅朋書及李唐山水

虞集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公傅朋所題也。喪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尙可類鶖。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尙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稍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因劉掾執卷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集時目疾在告。以公牘與史館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爲文每事於口占。非飾辭也。

跋蘇氏家藏雜帖

宋本

今人以行草名者多。蘇伯脩家藏雜帖一卷。嘗試就卷中所有評之。鮮于困學。如雲間公子。玉骨橫秋。富

貴風流。仍復度世。胡紹開如拙工鑄鼎。模範未精。沈重孤峭。似奇實陋。姚先生如上帝陰兵。舉世不識。恍惚變現。要以氣勝。盧疎齊如叢祠野屋。繪畫風雷。雖復駭人。却非塵俗。張大經如油翁獻技。錢孔不濡。運杓自然。不過熟耳。苟正甫如近郊田叟。老不作業。意度真淳。恨乏京樣。王參政如勤婦作縑。致力杼軸。雖媿羅綺。亦復遲壞。周景遠如頭陀學佛。頗見小乘。苦行繼修。或可證果。予既品題七八人者。或謂蕭叔達身能作字。故鍾繇輩遭其口吻。子僅解操筆。詎容歷詆。殊不知食前方丈。具於饜人。舉椀一嘗。甘辛立辨。正自不必手善烹調。然後始識味也。

題郎中蘇公墓誌銘後

柳貫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爲雄要。大德中。邊庭嘗一擾矣。亡幾。天子爲輟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莅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脩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遣留屯稱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而張亦遺死。屯耕事卽廢。雖重臣踵接。率蹈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迨關陝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百騎。闖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踏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烜。尋自引去。而譎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卽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比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備。縫紉調齊。窮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完庶樂遂。人忘其艱。郎御史行邊者。還言治狀。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耗。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

處于後建省常選勳戚大臣以鎮重之至郎吏亦優秩假寵其勞效灼灼則或階之以踐樞要滿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於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爲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於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爲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響應豈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爲是辭固以公之制行於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用者爲公悲而以其狃於宴安者爲世戒因予言而興起於斯文今不敢必其無人焉耳

元文類卷之四十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太師丞相荅刺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太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竝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司。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尙書臣巉巉。擇文章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

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文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繫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政刑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是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創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修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迺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修臣僚。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不勝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帝號

臣聞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邃古之聖神。繼天立極。非若後世之興者也。堯以唐侯興虞。夏禪殷周。繇契稷起。蓋有所因而進者也。三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宋。漢起亭長。則已微矣。唐啓晉陽之謀。宋因陳橋之

變得國之故。其亦未盡善者乎。其餘紛然竊據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奪。歷年不多者。何足算哉。惟我聖朝則不然。聖祖之生。受命自天。肇基朔土。龍奮虎躍。豪傑雲附。歷艱難而志愈厲。處高遠而氣彌昌。神明協符。以聖繼聖。至我太祖皇帝。而大命彰。大號著。大位正矣。於是東征西伐。莫敢不庭。大王小侯。稽首奉命。而聖子神孫。德日以隆。業日以盛。靈旗所向。如草偃風。至於世祖皇帝。天經地緯。聖武神文。無敵於天下矣。試嘗論之。金在中原。加以天討。一鼓而取之。得九州之腹心。宋寓江南。責之以失信。數道而舉之。致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紇之部。白鬻高麗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蠶屯蟻聚。俯伏內嚮。何可勝數。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蓋聞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而爲大元也。以爲昔之有國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爲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嗚呼。制作若此。所以啓萬萬年之基。詎不信歟。成宗皇帝。繼統於大成。武宗皇帝。恢宏於盛業。仁宗皇帝。慈祥之政。英宗皇帝。神明之姿。海內晏然。衆庶寧一。晉邸信用。姦謀違於祖訓。天怒人怨。遂終厥身。我今上皇帝。應天順人。義師克捷。朞月之間。正位凝命。而又克讓明宗皇帝。出於至誠。凡屬有生。莫不感悅。重居大寶。誕受尊號。於是任賢輔治。崇德報功。體大臣而禮羣臣。親九族而協黎庶。人文備舉。天道益彰。頌聲作於朝廷。泰和浹於荒裔。治平之迹。蓋有不勝其紀者。嗚呼。今天下垂黃戴白之民。年七八十。至於百歲者。皆生於聖元。有天下之日矣。含哺鼓腹。長子老孫。至於世世。長戴聖元日月之照臨。長樂聖元雨露之涵育。何其盛哉。編年之書。具載國史。夫大天下之統。壹天下之心。莫重於號。著帝號篇。

帝訓